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評莫斯科三月會議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群莫斯科三月會議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3}{4}$ · 字数 12,000

1965 年 3 月第 1 版

196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1·885 定价 (四) 0.10 元

統一書號：3001·885

定 价： 0.10 元

目 录

(一)这是一个什么會議.....	1
(二)苏共新領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5
(三)回答几个問題	13
(四)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軌道上团結起来	17

(一)这是一个什么會議

苏共新領導繼承赫魯曉夫衣鉢制造的分裂會議，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舉行了。三月十日，發表了一個名為《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的公報》。

苏共領導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軟硬兼施，七拼八湊，總算是開了一個支離破碎的會議。這個會議，充滿着淒涼和零落的景象。它是一個分裂的小小的會議，它是一個很不像樣子的會議。

參加莫斯科分裂會議的，除了蘇聯，還有十五個黨的代表和觀察員，加上澳大利亞和巴西的兩個已經分裂出去的修正主義派，連舉世聞名的叛徒丹吉集團也被拉了去濫竽充數，一共是十九個單位。

在蘇共領導命令規定要參加這個會議的二十個黨當中，阿爾巴尼亞、越南、印度尼西亞、中國、朝鮮、羅馬尼亞、日本等七個兄弟黨堅決拒絕參加這次分裂會議。澳大利亞、巴西和印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也譴責和反對這次分裂會議。

拿参加分裂會議的十九个单位來說，也是矛盾百出，四分五裂。在它們中間，有的是誠心誠意維護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有的是半心半意維護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有的是因为难言的苦衷而不能不奉命参加捧場的，也許有的是抱着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时候陷入圈套的。

誰也无法否认，这个会，就是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信件中，下命令要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那个非法的分裂會議。

有人問，这样的說法，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苏共新領導不是推迟开会的日期了嗎？不是把起草委員會的名称改成协商会晤了嗎？不是在公报中讲了團結对敌等等的好話嗎？

从表面上看，苏共新領導是要了一些花招，做了一些改变，赫魯曉夫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有一些沒有能够实现。但是，从本质上看，苏共新領導完全继承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衣鉢，忠心耿耿地执行了赫魯曉夫所下的召开分裂會議的命令。請看以下的事实：

苏共新領導几次三番地向我們声明，兄弟党的国际會議及其筹备會議，一定要同赫魯曉夫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下命令召开的非法的分裂會議联系在一起。

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苏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在此前后苏共中央給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中，以

及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的《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會議起草委員會的通告》中，苏共新領導都重申了赫魯曉夫所下的命令。他們坚持兄弟党的国际會議的筹备會議，必須在苏共領導决定的那个起草委員會的基础上进行。他們并且說，已經得出了結論，“主张召集起草委員會的兄弟党有权着手进行起草委員會的會議的实际准备工作”。

他們仍旧执行赫魯曉夫的命令，只通知一九六〇年的那个早已不存在了的起草委員會的二十六个党去开会，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他們仍旧执行赫魯曉夫的命令，不管多少党不参加，他們都要开。果然，在不少兄弟党的坚决反对和拒絕参加的情况下，他們还是开了。

他們推迟會議的日期，只不过是迫于形势。但是，他們仍旧采取老子党下命令的方式，規定會議要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果然，就在这天开了。

他們还在临开会之前，給會議改換一个名称，披上一件“协商会晤”的外衣。其实，改換成“协商会晤”的名义，並沒有改变赫魯曉夫下命令召开的那个分裂會議的性质。

由此可見，苏共新領導虽然在作法上，耍了許多手腕，变了許多花样，但是，贩卖的还是赫魯曉夫的陈貨。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欺騙的色彩，騙人家去开会，承认

他們老子党的地位，承认他們有今天这样干，明天那样干，揮舞指揮棒的权利，跟着他們走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絕路。

問題很清楚，如果苏共新領導真的要團結，而不是繼承赫魯曉夫的老一套，玩弄假團結、真分裂的陰謀，那么，为什么不拋棄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赫魯曉夫下的命令呢，为什么又要搞一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件呢，为什么不能接受兄弟党的劝告，放弃那个非法的分裂會議，改弦易轍，另起爐灶呢？

本来，赫魯曉夫下了台，如果苏共新領導不是坚决执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話，滿可以趁着这个很好的机会，从放弃召开分裂會議做起，来表明他們开始具有在新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團結的願望。我們曾經誠懇地希望苏共新領導，能够利用这个好机会，同我們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團結的新途徑。

可是，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回答呢？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革命节，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新領導进行接触的时候，苏共新領導就明白表示，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上，在对待中国的問題上，同赫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他們頑固地坚持召开非法的分裂會議的立場。而且，赫魯曉夫沒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會議的計劃，倒是經過他的继承者的手来实现了。

現在，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共新領導这些人，

所以非要把赫魯曉夫赶下台不可，并不是因為他們同赫魯曉夫有任何原則性的區別，而是因為赫魯曉夫搞得實在太臭了，有些做法太蠢了，赫魯曉夫本人已經成為推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嚴重障礙。他們換掉了赫魯曉夫，只不過是換一塊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更帶欺騙性的花樣，來更好地貫徹和發展赫魯曉夫主義，更好地執行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系統化了的，用蘇共綱領形式固定化起來的修正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分裂主義的總路線。

(二) 蘇共新領導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最近一個時期，蘇共新領導在口頭上講了不少漂亮話，這次分裂會議的公報也揀了許多好聽的、虛偽的話寫在上面，什麼“反對帝國主義”喲，什麼“支持越南反對美帝國主義”喲，什麼“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支持各國人民革命”喲，什麼“團結對敵”、“共同行動”喲，等等。蘇共新領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提的某些口號接過去，企圖造成一種假象，似乎他們已經有了變化，似乎已經不同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了。

這種情況，同美帝國主義將蘇共領導的一些主要口號接過去，何其相似乃爾！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和平竟

賽，和平过渡，緩和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軍，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維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者。但是，我們不是美国，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是要揭露苏共新领导这些阴谋詭計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判断一个政党，同判断一个人一样，“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作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①。“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当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們对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②。

根据这个原則，讓我們看一看苏共新领导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后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懂得，苏共新领导的那些漂亮話，都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們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样，我們也就会懂得这个公报中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四——九十五頁。

②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百五十頁。

某些口号的真实含义。

公报中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害。”我们要问，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给各国人民革命带来损害的呢？很清楚，那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所集中表现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分歧，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道路的分歧，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分歧。现在，既然苏共新领导执行的还是赫鲁晓夫的一整套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总路线，这只能表明，苏共新领导还是在继续加深分歧，破坏团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损害。

公报中说，“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这种说法，完全是虚伪的，是为着给苏共新领导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涂上一层薄薄的脂粉。

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处在萌芽状态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规劝和批评的态度，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回头。我们曾经多次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之间，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应

当求同存异。但是，这些话，赫鲁晓夫之流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断扩大分歧，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搞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和国内外政策，制订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样，分歧的性质，就很清楚地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总路线同修正主义总路线的根本对立。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下了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进一步从组织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进一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经对苏共新领导寄以期望，希望他们能够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出发，抛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可是，苏共新领导顽固地坚持赫鲁晓夫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修正主义总路线和修正主义的政策，并且宣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们还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召开分裂会议的严重步骤。非常清楚，苏共新领导已经进一步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基础加以摧毁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叫嚷什么“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要比当前使它们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除了为着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言呢？

苏共新领导说，我们可以“共同对敌”、“一致行动”

喇！这也是騙人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敌我关系根本顛倒了。現在，苏共新領導繼續执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还是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当做自己的朋友，把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者，当做自己的敌人。这样，又怎样談得到共同对敌、一致行动呢？

讓我們先来看一看，苏共新領導上台以后，对待美帝国主义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吧。

一句話，苏共新領導还是繼續坚持赫魯曉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反动政策。他們大肆宣揚苏美之間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天地”，大肆吹捧美国强盗头子約翰遜是“明智派”，极力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苏共新領導在同美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时候，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样吵吵嚷嚷。但是，他們是“实干家”。苏共新領導上台后，就急急忙忙地同美帝国主义做成了好几笔交易。其中有一些，是赫魯曉夫領導时期长期沒有达成協議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苏共新領導竟然同意以捐獻的名义，偿付美国用联合国名义武装干涉刚果的費用。他們还积极支持美国利用联合国“維持和平行动特別委员会”，建立一支常設的联合国武装部队，来替美帝国主义鎮压和扑灭各国人民革命服务。他們继承了赫魯曉夫的亲美、媚美和降美政策。

在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每一个反美前綫的革命斗争，苏共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它们纳入苏美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现在，苏共新领导叫嚷支持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捞取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的政治资本，玩弄“和平谈判”的阴谋，妄图扑灭南越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正当美国强盗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疯狂地进行轰炸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理应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苏共新领导却坚持召开分裂会议，采取严重的分裂步骤，来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用这个分裂会议的名义发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个声明发了不到二十四小时，苏共新领导就在莫斯科派出军警和馬队，横蛮镇压反美游行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惨案；并且不断对这些参加反美斗争的外国留学生进行迫害。同时，苏联政府馬上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

苏共新领导用自己的行为揭穿了自己的骗局，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的斗争矛头，不是指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各国革命人民。

看来，苏共新领导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东西”倒真是越来越大，簡直难解难分了。越是这样下去，他们

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开来的东西，当然也只能越来越大，而“联合起来的東西”就越来越少了。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苏共新領導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吧。

一句話，苏共新領導繼續执行赫魯曉夫的反华、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日本共产党、反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反对新西兰共产党、反对一切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政策。

苏共新領導仍旧坚持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及一九六四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決議中的全部观点。他們現在还在全党和全民中，大张旗鼓地組織学习这些反华材料。这就是說，他們继承了赫魯曉夫反华反共仓库中的全部的破烂不堪的武器。他們并且繼續从各方面支持印度反动派进行反华。

苏共新領導頑固地坚持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和會議前后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整套錯誤的政策。

苏共新領導繼續执行赫魯曉夫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实行控制政策。

苏共新領導繼續执行赫魯曉夫的政策，肆无忌惮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对兄弟党进行破坏和顛覆活动。他們一直勾結日本的托洛茨基分子、右翼社会民主党人

和日共叛徒，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本共产党，进行各种破坏和顛覆活动。他們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日本共产党，公开支持志賀、鈴木、神山等一小撮叛徒。他們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力量，反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破坏印度尼西亚的反帝民族統一战綫。他們攻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西兰共产党，企图顛覆新西兰共产党的領導。他們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緬甸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各种破坏和顛覆活动。

苏共新領導繼續执行赫魯曉夫的政策，竭力支持印度工人階級的叛徒、印度大資產階級的走狗丹吉集团，支持这个叛徒集团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

从这里，人們可以看到，苏共新領導所說的“共同对敌”，究竟要对付的是什么人。他們所說的“一致行动”，究竟是干的什么事。人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并不是要扩大使兄弟党联合起来的東西，而是繼續一股劲儿地扩大使它們分开的東西。

一系列的事實证明，苏共新領導叫嚷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假的，投降美帝国主义才是他們的本质；发表声明反美是假的，鎮压反美斗争的人民群众才是他們的本质；支持革命是假的，破坏革命才是他們的本质；“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之类的話都是假的，到处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直到召开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會議，才是他